



凤凰出版社

狄公案

清
佚
名
著



清
佚
名
著

狄公案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狄公案 / 佚名著 ; 沙文点校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506-1781-0

I. ①狄… II. ①佚… ②沙…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7764号

书 名	狄公案
著 者	佚 名 沙 文点校
责 任 编 辑	王 剑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e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纯化路29号,邮编:224001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781-0
定 价	1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5-88153008)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写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公案传奇小说。作者为谁，已无从查考。

此书有不少异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书局石印本，书名为《绣像武则天四大奇案》；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耕石书局石印本，书名为《绘图武则天四大奇案》，而书前警世觉者所写之序中称其名为《狄梁公四大奇案》；民国二年(1913)文元书局石印本，封面题“狄公案”，书名页题“绘图武则天四大奇案”，目录页题“武则天四大奇案全传”；点校过程中发现，耕石书局本第四十二回以后的回首有“武则天全传”字样，六十四回最后有“狄梁公全传终”字样，可谓莫衷一是。

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湖州贩丝客被杀案、周氏杀夫案、黎姑中毒案和白马寺恶僧怀义强抢民女案，以及由此引发的狄仁杰力保太子与武氏家族及其势力的宫廷角逐。前三个事件发生在狄仁杰官昌平县令时期；后一个则发生在河南巡抚任上，唯此时方和武则天有关联。所以，根据小说的内容，书名还是以《狄公案》为宜。

狄仁杰，一代名臣，后为百姓熟悉，恐怕要归功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狄公案》。进入本世纪后，相关的电影、电视剧持续热播，神探狄仁杰的传奇真正是家喻户晓。从历史上看，狄仁杰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因其出众的能力，深为武则天所赏识，“圣历三年，则天幸三阳宫，王公百僚咸经侍从，唯仁杰特赐宅一区，当时恩宠无比”（《旧唐书·狄仁杰传》）。最为后世推崇的是，狄仁杰利用一切机会，力撑太子，同时举荐提拔了张柬之等

一批能臣。而张柬之终于在神龙元年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狄仁杰因而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

关于狄仁杰断案的记载，《旧唐书·狄仁杰传》中极简：“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新唐书》中也只有一句：“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虽然只有这一句，但却是见诸正史的，既将其记下，可见其断案能力超群，这也给后世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这本《狄公案》所选择的四个案件，都是有一定特点的，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以文学的语言，形象地展示了狄仁杰的智慧。当然，读者也能看出清中期以后风行一时的侠义公案小说对此书创作的影响，比如化装私访、求梦破案、设阴司地狱撬开嫌疑人的心理防线等，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警世觉者在序中说：“凡书之作，必当知其命意所在。”此书的命意所在就是最后一个案子，狄仁杰进入中枢后，所做的一切可以用八个字来评说——整肃朝纲，还政李唐。对比清末慈禧的专权、国事的危急，不难看出作者的微言大义了。

此书对高罗佩的创作是有直接影响的，这表现在，一是人物上，高罗佩笔下狄仁杰身边的干员，同本书一样，是洪亮、陶干、马荣、乔泰，而马、乔二人也是改邪归正的强人；二是情节设置上，《铁钉案》和本书的周氏杀夫案，其开棺验尸的曲折和谋杀手段，都是相同的。

本书以耕石书局本为底本，参以它本。在点校过程中，发现有明显刊刻错误且易引起歧义的，则予以改正，如第三、四回，提及邱姓男子，之后皆说是邵姓，据十二回对联中的“尧夫”的典故，当是指邵雍，故而统一改为邵姓；如二十七回“出手”改为“出首”，等等。其余一般古小说中常见的俗字、习惯用法，像“作急”、“走陇过来”、“扳谈”之类，既不影响阅读，也就保存原貌。

沙文

序

凡书之作，必当知其命意所在。知其命意所在，则何书不可读？所以作书者，或借古人为式法，或举往事以劝惩。推原其故，悉本挽颓风、砭末俗。夫颓风之甚，莫甚于人心之不古，末俗之坏，莫坏于邪念之易生。今偶于案头见《狄梁公四大奇案》一书，离奇光怪，可愕可惊。书中若陶干、马荣之徒，本绿林豪客，能使心悦诚服于指挥；若周氏、王氏之流，本红粉佳人，互见遗臭流芳于案牒；至若怀义、敖曹之辈，不足以挂人齿类，而亦附以示贬；狄公真人杰也哉！世之览是编者，知不必悉依正史，而得史之意居多，读者其亦善体也夫！

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春三月，
警世觉者序于沪上之滴翠轩。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3
第 一 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1
第 二 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5
第 三 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9
第 四 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13
第 五 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17
第 六 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21
第 七 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25
第 八 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29
第 九 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33
第 十 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37
第 十 一 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41
第 十 二 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46
第 十 三 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50
第 十 四 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55
第 十 五 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60
第 十 六 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64
第 十 七 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69
第 十 八 回 蒲萆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73
第 十 九 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77
第 二 十 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理审情	82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86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迹	90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94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99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垠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103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107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111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115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119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123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127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132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136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141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145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149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154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159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163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167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172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177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182
第四十四回	金鸾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188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194
第四十六回	金鸾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200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205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211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217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泰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221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226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231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236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241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246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251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256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260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264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269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274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279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284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289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诗曰：

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是尚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明百姓安。
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牒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官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无论民间细故，即宫闱细事亦静心审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其申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宫闱，下安百姓，岂可得哉？间尝旷览古今，博稽野史，

第一回

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致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卒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

诗曰：

备载离奇事，钦心往代人。

廉明公正者，千古大冤伸。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当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报国，身居侍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力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就称仁杰为国老，迁为幽州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迹，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个忠臣。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传流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举凡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分明。

自从父母生下他来，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节，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

府闻了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

朝廷因他居官清正,就迁他为昌平令尹。到任以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余事。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泰;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泰皆是英雄气派,而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将此人收服,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为不埋没了这身本领。”当时不但不去躲避,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历劝了一番。那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说:“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镫,报效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其余一个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不至卤莽。此人随他最久。又有一个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为了公门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从到昌平任之后,这四人皆代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时击鼓何为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叫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到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

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抛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辨，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这不是你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情急，特来请大老爷伸冤。”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乃道：“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本县终难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夺。”

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邪纹，斜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太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见？阖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求太爷审讯便了。”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着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乃道：“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说着，将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伺候，预备前去相验。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预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仵作，发过三梆，穿了元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伸冤理枉，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

到了下昼时分，已至镇上，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然后下轿说道：“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委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赶着回道：“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将两口尸骸杀死，抛弃在镇口，以便随后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

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然后再严刑拷问。”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登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

案件，不敢搀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众人已是钦服，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好一位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毕，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过为苛求，带着众人到了孔家里面，向着孔万德问道：“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那间屋内？汝且说明。”孔万德道：“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房。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不免总有银钱，恐在前进不甚妥贴，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指着上首那间房屋。

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遗迹未曾除去，床面前尚摆着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无形影，恐他所供不实，问道：“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么？”孔万德道：“此外尚有三个客人，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两人，由河南至此，现因抱病在此，尚在前进睡卧呢。”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叫清源，历年做此生理，皆在此处投寓。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夜间并未听有喊叫。至他为何身死，我等实不知情。”复将那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卧，若是出有别故，岂能绝无动静。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皆说非孔万德杀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下说道：“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这屋内，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岂能一点形影没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来。

到了镇口，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胃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皆说不知情节，因早间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知道出了这案，因此鸣了地甲。细细查访，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狄公心想道：“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此时天色已晚，谅也不能相验，我先且细访一夜，看是如何，明早验后再议。”想罢，向着那乡董说道：“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

随问随结，故此今日得报，随即前来踏勘。但是这命案重大，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明早再行开验。”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自己到了公馆，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招呼众人退去。随将洪亮喊来，说道：“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反来自己出首，牵害旁人。你且先去细访一会，速来回报。”

洪亮当即领命出来，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并几个值日的差快，说道：“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又没有苦主家，又没有事主，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也不能无辜罗唆好人，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胡德是此地地甲，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我等也不是白扰的，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明日回衙之后，总要赏给工食，那时我们也要照还。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赵三听见洪亮发话，赶着上来招呼道：“洪都头不必生气，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忘却叫人预备。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我小人奉请一杯，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胡乱吃一顿罢。”说着，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知是为命案来此，赶着上来问长问短，摆上许多酒肴。洪亮道：“我等不比寻常差役，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拿着事主用钱，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吃两杯酒就算了。共计多少饭钱，随后一总给你。”说着，大家坐下。

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为乔泰、马荣两人押在孔家，当时向着赵三说道：“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人家不肯，就生出这个毒计，移尸在他家门首，岂不是心太辣了么？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此乃眼面前地方，怎么连你们巡更皆梭巡不到？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么？”赵三道：“都头，你不知内里情节。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故敢说出这话。我们这个地甲，因与孔老儿有仇，凡到年节，他止肯给那几个铜钱，平时想同他挪一文，他皆不行。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

子家赌钱，输了一身的欠账，到了天亮之时，正是不得脱身，忽然镇上哄闹起来，说出了命案。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因此起了这个恶念，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账，不意太爷如此清明，先将他责罚了一顿，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但这案件也真奇怪，明明是天明出的事，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孔老儿虽是个悭吝的人，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

洪亮听了他这番话，也是含糊答应。想道：“照他说来，这事也不是胡德了，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现在所欲未遂，重责了二百大板，也算得抵了这罪。但是凶手不知是谁，此事倒不易办。”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算明账目，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自己别了大众，来到狄公面前，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狄公道：“此案甚是奇异。若不是这胡德所为，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措手不及伤了性命。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本县既为民父母，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方能上对君王，下对百姓。且待明日验后如何，再行核夺便了。”当时洪亮退了出来，专等明早开验。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